

叶
辛著

飓风



五色土丛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五色土丛书

颶 风

叶 辛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01 号

“五色土丛书”书目

飓	风(长篇小说)	叶 辛
野	唱(长篇小说)	原 非
饥饿	荒原(长篇小说)	陈吉蓉
皇陵	子民(长篇小说)	李晓伟

飓 风 叶 辛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建筑印刷厂印刷

五色土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刘绍棠

编 委

曹毓祯 李 燃

谷 风 曹学明

策 划

谷 风 曹学明

总 序

刘长荣

首都北京中山公园中心，有一座五色土堆垒而成的社稷坛，是历史上每年祭祀五谷之神的圣土。五色土象征养育和繁衍中华民族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

“五色土”丛书，正是为了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向广大读者奉献的富有营养价值和色、香、味俱佳的精神食粮。

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将是多元化、无中心。西方文化至上将被彻底打破，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将大大降低。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诸子百家，各有长短，谁也不能“老子天下第一”。根除被西方武力打出来的文化奴性，腰杆子硬才能笔杆子硬。社会主义文学将更具有本国特色、创作个性、艺术魅力和人情味。要做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希望的那样：观点越隐蔽越好，倾向性要在情节和细节的发展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再不能把文学作品简单化地作为政治宣传品。以小见大的内容，消除说教的内容，唤起读者生活实感和心灵共鸣的内容，雅俗共赏的形式，革新的民族形式，自然从容而不矫揉造作的形式，最能受到现代读者的欢迎。

中国文学要自立为“王”。不崇洋，不仿洋，而又“拿来”化为己有。自尊，自信，才能自强。对外开放不能只是接受外国影响，中国也要影响外国。只有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我们的当代文学才能恢复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享有的崇高地位。

但是，千变万化，都要不离根本。作家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作家，是当代的中国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给当代的中国人看，那就必须使用中国话，写中国的人情世态。

4-11/02

真正学会使用中国话进行写作,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就全有了。

文学上的对外开放,很好。但是,文学上的对内搞活,不够。我们要输入,也要加强输出。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也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就应该是全国作家共同奋斗的目标。

社会主义文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中国特色就是要具有民族风格,采取民族形式,表现出强烈、浓厚、鲜明的中国气派。二者结合,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中国在文学上并不是穷国,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学遗产,源远流长,无比丰富。我国还有五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有着不同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和文学传统。因此,社会主义文学必须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创作出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学,也就是创作出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文学创作也和经济建设一样,不能闭关自守;闭关自守必然故步自封,故步自封必然落后衰亡。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向先进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学习。但是,我们的学习必须像鲁迅先生那样,把外国文学的好东西化入中国文学中去,而不是像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批判的那样,孱头地排外或废物地全盘洋化。

我们就是以上述观点和标准,选编和出版一系列具有“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我们热烈欢迎全国老、中、青作家的大力支持,让江河源头的青海文化带,百花齐放,风景好看。

内容提要

姜宾扬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十七岁了，可是关于他的出生，关于他同自己母亲的关系，关于他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却始终是个谜。十七岁的他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浑然不知底细，亦不知美丽的姑娘童玛雅在暗中爱着他。

在“文化大革命”如飓风般席卷而来的前夕，他正沉浸在与漂亮姑娘尹丽妮的初恋之中，竟然没有觉察到他所置身的富足豪华的姜家花园即将破败崩溃。父亲婚外有爱，母亲从精神病院回家后疯病随时可能复发，三姐未婚先孕……

抄家的狂风呼啸着冲进姜家花园，父亲在与情妇幽会时当场被揪示众，母亲疯病骤发歇斯底里，三姐突然离家出走，富丽堂皇的姜家花园被查封了……哦，他的命运犹如一片落叶，被抛进了惊

涛骇浪之中。

但谁能料想到，许多年后，历经沧桑的姜宾扬重新成了姜家花园的主人，成了百万家产的继承人了呢？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在那里？爱情真是永恒的吗？你会从书中受到启迪……



作者简介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
生于上海。1969年3月
赴贵州修文县插队落户。
1979年调贵州作家协会，
任作协副主席、《山花》
杂志主编。1990年8月
回上海，在上海作家协会
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理
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常委。主要作品有：《我
们这一代年轻人》、《蹉
跎岁月》、《家教》、《孽
债》、《私生子》等。《颶
风》是最近完成的一部长
篇小说。

1966. 4

一场震撼中国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悄悄掀起。

姜宗豪是有这种直觉和预感的。随着四月的来临，寒冽的西北风大大削弱，迎面吹过来的，更多的是潮润的东南风了。晴雨相间的上海天气，很难让人预测哪天夜间和黄昏会出现暴冷暴热。

平时很注意冷暖衣着的姜宗豪，现在的注意力几乎不在气候上。他必须关注形势。印象最深的便是进入四月以来报上的文章，自去年十一月批《海瑞罢官》的长文刊出至今，话已经由所谓的“评”一变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之类。姜宗豪再笨，再在政治上貌似幼稚，都看得出来，报上骂的是古人，是编戏的学者，其真正目的，却是旨在掀起一场风暴。

难以在精神上摆脱的是，这一预感近日来一天比一天来得强烈了。他不能预见这一狂风骤雨将以一股什么样的势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席卷，更不能想象这场风暴将给亿万芸芸众生带来些什么。

他唯一关切和担忧的是自己的家业，以及这偌大的家业如何承继。他历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时常来骚扰他，以致他对政治敏感得近乎神经质了。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了他，共产党要搞一次大的运动。

是的，风暴确实是在酝酿中掀起。

每一个字伴随着他的“怦怦”心跳出现在脑际。是安逸富庶的日子让人满足，还是天天如此、无波澜的生活窒息了人们的欲望，姜宗豪说不清了。反正，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一潭静水般的天天如此的岁月：发财的念头是早已断绝了，但同时却也免除了破产的可能。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保证了他近百万的家资，保证了他仍能居住在世人羡慕眼红的花园洋房中，只要不搞运动，他安全舒服地支取高达六百元的工资，领取款额不小的定息，开开神仙会，享受点统战待遇，他比一般人生活得优越。上海这个地方，自一八四二年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被洋人称作东方明珠的“冒险家乐园”的一切痕迹都已荡然无存，但是“只要有铜钿，就能买得来”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还是难以清除。姜宗豪在任何场合，都能感觉到向他投来的种种羡慕尊崇的、妒忌的有时甚至是谄媚的目光。

他觉得日子满可以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如同春节礼盒上的贺词：年年如意，岁岁平安。

他不懂共产党为啥还要搞运动，为啥不喜欢平静？难道平静的世界让人感觉失去了控制吗？难道政权在哪些地方显示了不稳的迹象吗？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姜宗豪听出是佣人邹素贞的脚步。

邹素贞在半开的书房门口轻咳了一声，呼唤般低声说：

“姜先生”。

姜宗豪走到门边去：“人来齐了吗？”

“宾泓从学堂回来，我就同她讲了，你要和他们讲一件事，她没再出去。大小姐来了……”

姜宗豪不经意地蹙着眉，素贞的称呼总是改不过来，喊宾汶还叫大小姐，她都有自己的孩子了。他问了一声：

“牙牙带来了吗？”

“没有。我问了，她说阿婆讲，牙牙太小，春天里传染病多，不让带。”

虽然牙牙还小，不会讲话，但是看不到她，姜宗豪还是有点遗憾。他咕哝了一句：

“怕风吹，叫辆出租车来嘛。”

“是呵，我也这样讲。”素贞是老佣人了，摸透了姜家老少的脾气，说的话总能投人脾气，她不无遗憾地吁了口气，“宾涓到里弄办事处转了一圈，也回来了。就是宾扬还没回来。”

“唔。”姜宗豪沉沉地应了一声，“他去哪儿了？”

“不晓得。这些天，每天放学，他都回来得比以往迟。”邹素贞沉吟了片刻，像终于打定了主意般说，“姜先生，我要告诉你，那只白鹭——花园里的那只白鹭，还是飞去了。”

姜宗豪受了惊般问：“飞走了？”

“飞走了，没再回来了。”

“终于飞走了。”姜宗豪叹了一口气，语气里透着悲凉，他自己几乎不曾觉察。姜家老少都熟悉这只白鹭，头颈雪白，羽冠乌黑，它的嘴长、脚长，抖开双翅时，洁白的全身像是泛着银色的光泽。每年初冬的一个夜晚，花园里传来几声粗哑低沉的鸣叫，白鹭便算是来姜家花园报到越冬了，它机警而性静，耐力极强。一整个冬天和早春，白天它几乎都栖息在花园里粗壮的香樟树巢里；夜幕降临以后，它鸣叫几声，拍翅飞到市郊去觅食鱼蛙、小虫、小鸟。天明之前势必回来。姜家的人都很喜爱这只远方飞来的白鹭，从不去逗它、骚扰它，有时候，白鹭在巢窝里呆得厌烦了，飞落在花园的草坪上，在几近干涸的池塘边散步，姜家的人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着了这位客人。昨天清晨姜宗豪站在阳台上伸腰屈背活动筋骨没见白鹭，早饭时随口问了一句，想必邹素贞留了神，特意来回这句话了。

一抬头的当儿，姜宗豪见素贞仍站在身前，不觉有点诧异了，他沉思默想好一阵儿，她还站着干啥？

“姜先生，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何翠卓来了。”邹素贞说话的声音放得很低很低。

“她来干什么？她来干什么？”姜宗豪一腔的烦恼全被这句话逗了起来，挥着手道，“说……说我不在。”

“怪我，已经说先生在在了。”邹素贞赔罪般低下了头。

“唉……”姜宗豪眼前掠过何翠卓同三个女儿在楼下客厅里坐着相对无言的尴尬相，眉头皱得紧紧，“她在客厅里吗？”

“不，在我那里。”

姜宗豪没再说话，转身就走。

邹素贞的屋子在厨房旁边，进花园大门绕过林荫小径，走进后门三五步就是。从二楼上下去，不走大扶梯，可以走屋角的小楼梯，转角楼梯下到底，几乎就是邹素贞的屋门口。

站在幽暗的门口，姜宗豪迟疑了片刻。他听到了一丝声音，细加辨别，才明白是自己的喘息声。太紧张了，三个女儿都在前面客厅里，儿子宾扬随时都要回来，而他……他一个堂堂男子，却同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躲在佣人房里。姜宗豪眼前飞进着闪烁光斑的星花，心里堵上了一块硬石。那天……那天猝然发生的一幕，陡然出现在眼前。

怪他和何翠卓太不检点，怪宾扬进来得太不是时候。能怪他吗？他走进父亲的房间从来没有佣人的习惯，轻咳一声，或是小心地叩叩门。这花园里的一切，这幢楼房里的一切，哪样东西将来不属于他呢？哪个地方他不能走进呢？他当然自在地随随便便走进来了。那么怪自己，怪何翠卓喽！天地良心，那天他俩私下在一起时，是最正常最守规矩的了。他们不是躺在床上，他们离

床还远得很，她连外衣都没脱，他们只是相偎相依地坐在沙发上，他搂着她，她像根藤子缠着他似地抱着他，并没其他非分之举。

恰恰在这时候，宾扬门也不敲自由自在地走了进来，就像走进客厅倒水喝，走进餐厅找东西吃。

何翠卓的脸色倏地变得一阵阵苍白，双眼里露出恐怖的神情。姜宗豪只觉得两条搂紧她的手臂僵直了，心在跳……很少有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心跳。

他应声抬头的那一瞬间，看见了儿子惊骇的脸，看见了宾扬眼里显露的嫌恶神情，看见了小伙子脸上常会有的愤愤然的表情。门“砰”一声撞上了。

姜宗豪吃了一惊，佣人卧室的门几乎是无声地打开了。他看到了一张凄苦的、清瘦而憔悴的脸，脸上一对忧郁得绝望的大眼睛，在光线晦暗的黄昏时分，这张脸总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还要年轻，年轻好几岁。

1980. 9

在那场震撼中国的风暴陡然掀起的年头，他怎敢想象……

离座站起来走向濒临花园的窗口那一瞬间，姜宾扬突然意识到，他那封写了撕、撕了写，总也起不了头的书信，应该这样开头，直截了当地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哥哥。

每当想起远在外地的哥哥姜宾成，宾扬脑际总会浮起哥哥讲的一个故事。那不是个有趣味的故事，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严格地说那只是常识。宾扬那时候还很小，头一次从宾成哥哥的嘴

里听说我们人类生活的大地是个球。他觉得这太令人惊奇了，将信将疑地望着宾成哥哥，缠着宾成哥哥给他细细地讲清楚。不料宾成哥哥越讲越玄了，他不但以肯定的口吻说到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他还叫宾扬大为吃惊地说这只球在十三四亿年之后，将要爆炸，地球上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宾扬怎么能相信呢，他逮住宾成哥哥的后袖追着问：姜家花园也要爆炸吗？马路也要爆炸吗？黄浦江和外滩也要爆炸吗？宾成哥哥说如果那时这些仍然存在，是会爆炸的……话未说完宾成哥哥让爸爸叫走了。宾扬眨巴着眼睛，纳闷了足足一晚上，那天夜里，他整个上半夜不曾合眼，孤零零一个人睡在静幽幽黑漆漆的屋子里，大睁着双眼想象爆炸那天的情形……哈，那时候他真是太小，连十三四亿年是个什么概念，他都搞不清。现在他懂了，宾成当年并没有骗他，五十年代的地学研究成果是这么说的。到了八十年代，到了今天，地学界的许多学说认为，自今日起计的 50 亿年到 60 亿年期间，太阳将会恶性地膨胀起来，它所释放的热量将会使地面温度升高到 1000 度，使海洋化为一整片覆盖苍穹的迷茫云雾，整个地球会变成《圣经》所说的一片地狱之火。到这焚天浩劫的岁月来临时，会是个什么景象呢？宾扬又读到的一本书里说，其实人类活不了那么久。地质记录表明，任何动物品种的平均寿命大约都只有 500 万年，连一亿年都不到呢，何必去思考那 50 亿年悠邈岁月后发生的日崩月裂之事呢！

但今天宾扬不是以童年时代杞人忧天的心理来看待这一科学预测的。是啊，人可以去考虑不可确知的未来，可以不管 50 亿年后地球上将是一片腾腾烈焰或 500 亿年后地球会变成生命全无的冰天雪地，太阳将闪烁如星，月亮会被地球拉近。这些洞见未来的话同巫婆法师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一样可以被置之脑后。但人应该了解他作为一个过客生活的这个地球，应该了解漫漫的岁

月和他生活的这块土地的演变及幻化无穷的可能性，从而更加珍惜他在人世间那短暂的几十上百年的时间，以便他竭尽所能地活得更有质量些。

新挂的印花窗帘拂上了宾扬的脸，尽管有风，天气却热得和酷暑天里差不多。虽已进入初秋，大伏天的余热仍然未消，这便是民间常说的“秋老虎”吧！

给哥哥的信总写不好，姜宾扬归罪于临近中午的这股难耐的酷热。

他拂去了印花的涤纶纱窗帘，目光落在花园里的草木上，除了那条幽僻的通后门的小径边一长排花盆被搬走了之外，花园里的一切面貌依旧。在这夏末秋初的日子里，满眼里的花草树木，似乎比当年更为繁茂、更为悦目了。幸好把他家从这幢花园洋房里赶出去以后，这里的住房分配给了六七家知识分子，房屋本身，连带洋洋大观的花园，都没遭到掠夺般的损害。当初这幢楼房，若是住进了街道办事处某个单位，搬进了里弄生产组，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那么，眼前这派面目依旧的感慨，是呼唤不出来的。瞧，在几近干涸的池塘那边，当年一到冬天便会飞来的那只白鹭，是经常在昂首阔步走来走去的。记得，池塘水蓄不起来的日子，老佣人邹素贞曾向爸爸提议，请几个人来将淤泥挖除，重新灌上一塘清水。爸爸说，宾扬喜欢游泳，经常买不到跳水池的票，干脆打个报告，申请在花园里建个小游泳池吧。爸爸的申请递到区体委就给卡住了，人家根本不理睬资本家的申请。但是宾扬当时很受感动，爸爸考虑问题，从来是把儿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哦，爸爸，现在这题目该由宾扬来做了。他当然不可能旧事重提，修什么私人游泳池，但他得尽快请人清除淤泥，把清澈澄净的池塘恢复起来。那是他美好童年的回忆，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姜宾扬回到写字台边来，拿定主意要把给哥哥的信写完。提起笔来，他写得很顺畅，很惬意，奔涌的思绪全涌到了笔尖上。

哥哥，亲爱的哥哥：

我在给你写信，在那幢你也熟悉的花园洋房里给你写信。

这幢房子现在归于我的名下了。

在那场震撼中国的风暴掀起的年头，我怎敢想象，这幢房子还会回到我们的手里。

小时候住在这里，我实在不懂这幢房屋的珍贵，仿佛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一切都很自然，很随便。对这幢乡村别墅式的、采用露出木构架建造的、陡斜屋面的房屋，我所知甚少。是在被从这儿赶出去之后，我才懂得了这幢房屋的真正价值。可以说，被赶出来的年头愈久，愈加留恋这幢房屋里的一切。那上下十二间正房，那三层阁上的两间斜屋，那宽敞的阳台下面的厨房和佣人居住的屋子，那廊檐下可以来回散步的过道，多少年来一次次在我怀恋的梦乡里出现。现在这一切，都终于属于我了。不是它本身的价值使我感到满足，哥哥，我想你会理解，住回到这幢房子里来，对我来说更主要的是“象征”着一种回归。我用了象征这个词，就是说不仅仅我的躯壳，我的身体住回了老屋，而是我的精神也随之回来了，灵魂在飘荡了很长很长一段日子之后，也回来了。如同中国人常引用的那四个字：魂兮归来。

十几年前，确切地说是十四年前，也就是震撼中国的风暴正在掀起的年头，客观地说我也是有追求有理想的，这追求这理想可以讲同你青春时代一样的虔诚，一